

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丛书

抗日小英雄 朱水龙

张宏志 著

中国中福会出版社

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丛书

抗日小英雄 朱水龙

张宏志 著

中国中福会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抗日小英雄朱水龙/张宏志著. —上海: 中国中  
福会出版社, 2015. 8

(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丛书)

ISBN 978 - 7 - 5072 - 2102 - 2

I . ①抗… II . ①张… III . ①儿童故事—中国—当代  
IV . ①J28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182481 号

---

**抗日小英雄朱水龙**

张宏志 著

责任编辑: 郑晓方

装帧设计: 周 亚

出版发行: 中国中福会出版社

---

社 址: 上海市常熟路 157 号

邮政编码: 200031

电 话: 021 - 64376632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上海求知印刷厂

---

开 本: 787 mm×1092 mm 1/24

字 数: 30 千字

印 张: 4  $\frac{2}{3}$

版 次: 2015 年 8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72 - 2102 - 2/I · 349

定 价: 15.00 元

# 目 录

小英雄朱水龙 .....	1
小猴智斗记 .....	18
庙会怒潮冲日寇 .....	43
炸毁日寇缉捕大队部 .....	53
朱水龙仗义挺身 .....	61
三位小精灵击毙巡逻队 .....	73
野兔、野鸡与银元的故事 .....	80
四箱“TNT” .....	92

## 小英雄朱水龙

日寇发动侵华军，  
同胞满腔仇与恨。  
国土沦丧生死别，  
家破人亡欲断魂。

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，日本军国主义借口“柳河铁路被炸事件”，突然炮击沈阳，次日占领沈阳全城。与此同时日寇还向吉林、黑龙江等地发起进攻。一九三二年一月攻占锦州，东北全境沦陷。

日寇长驱直入，到处是流亡逃难的老百姓，断粮缺水，饥寒交迫。一路上，两千多难民都饿着肚子，扶老携幼，朝小镇方向走去。男女老少，无不希望能乞讨到一些食物来充饥，真是度日如年啊！

谁知突然“叭”的一声枪响，走在前面的老爹被日寇打死，跌倒在地。

一位青年妇女急忙奔上前。“爹！”她哭喊着扶起老爹，便嚎啕

大哭。

日寇又“叭！叭”两枪，向青年妇女射来，她和老爹一起倒在血泊之中。

小女孩看见，嘶喊着“妈——”急忙飞奔向前。

不料，小女孩又被日寇“叭叭叭叭……”接连开枪，打掉了天灵盖，连那扎着蝴蝶结的小辫子，都被打飞到路边。

啊！可怜啊！惨不忍睹的一家三代人，就这样倒在了逃难的路上。

难民同哭呼天地，

心如刀绞举目凄。

呜咽嗟叹无奈何，

唯有抗战齐奋起。

“哇……”见此惨状，难民们不禁放声痛哭。哭声遍野，四处回荡着两千多难民凄凉悲痛的哭声和极度愤怒的骂声。

日寇用火力封锁住了往这小镇去的路口。

难民们索性都坐在地上，抱在一起，嚎啕大哭起来。想到自己被日寇赶出家园，夜夜露宿野外，都不愿意离开家乡。日寇看大家不走，疯狂地把全村所有房屋统统放火烧光。面对滚滚浓烟和熊熊烈火，一批热血青壮年怒不可遏，当场起来反抗，却被日寇机枪扫射得一个都没留下。

乡亲们呼天抢地，心如刀绞，痛不欲生。

天色灰暗无光。老天爷好像躲在云层里，为之掉泪似的，一直都滑滑地下着那飕飕的悲雨。唉……大家呜咽、嗟叹，无可奈何地望着面前的一片焦土和断墙残瓦……冒着雨，怀着满腔仇恨，朝废墟看了最后一眼，背井离乡，茫然朝前，告别了这块生活了几十年的故土。谁知道该走向何处……

乡亲们一个个都饥肠辘辘，颠沛流离，过着饥不择食的日子。能乞讨到一丁点儿食物之后，不知要熬到何时才能再吃到食物。这种朝不保夕的逃亡日子，是多么的悲痛和愤恨。谁不涕泗交流，悲愤交加！

哪料想，可恶的日寇，比豺狼虎豹更凶残、更歹毒！竟然朝着手无寸铁的两千多难民架起机枪，接连不断地扫射起来。“哒……”震耳欲聋的机枪声和那呼啸不止的子弹，如暴雨一般射向这一群善良、纯朴、勤劳的难民，瞬间吞噬了两千多条渴望和平、幸福的鲜活的生命。

半晌之后，日寇自在逍遙地在野外掘土设灶，架起木柴，点燃火焰，正忙着烧烤他们不知从何处掠夺来的食物。

尸体堆里伸手臂，  
爬出少年血淋漓。

环顾四周见日寇，  
速沿堤边滚过去。

此刻，在小镇南街口一幢三层楼的“老虎天窗”的一扇竖窗背后，一直有三个人用望远镜眺望着这里发生的一切。他们先是目睹了老爹和他女儿以及外孙女被枪杀……接着，是路口日寇对两千多难民架起机枪扫射。

师傅从身上掏出小本子，记录下鬼子的这些暴行。

“咦？”火龙手拿望远镜，吃惊地叫喊了一声。

“啊！师傅你瞧！那尸体堆里有动静！”火龙这一声喊，“守中马戏团”师傅朱守中立即拿起长筒望远镜，发现尸体堆里渐渐地伸出了一只鲜血淋淋的手来。不多久又伸出了另一只手，也都是血啊！渐渐地看见钻出了一个血淋淋的头，然后躬出身来……原来，从尸体堆里爬出一个浑身鲜血淋淋、大约十六七岁的男孩。他个子

不高,由于坐在老乡们中间,敌人的子弹没有打着他。少年从尸体堆里爬了出来。

只见他抹去了眼睛周边的血泪,向四面看了一眼,发现日寇都簇拥在地灶旁的小队长身边,正嘻嘻哈哈地吃着肉、喝着酒。

少年毅然地朝着靠近他们的堤岸边滚了过去。

机灵少年沿大堤,

滚近手雷速抓起。

誓为同胞去报仇,

英雄年少多志气。

当他滚到靠近日寇的堤岸旁边的时候,看见鬼子卸下的枪支,都三支一堆朝天架着,又看到灶边东面有一只木箱,旁边还有一些散放在那里的手雷。这位十分机灵、敏捷的少年立即匍匐过去。当

他一接近手雷，便迅速地抓了两颗，放在自己口袋中。幸好他一直趴在地上，旁边的堤岸和一些矮小的杂树遮挡住了这些鬼子的视线。

当他将第三颗手雷放进衣袋，再次抓起一颗手雷，拔去插销后，立即用足力气朝鬼子扔了过去。

顿时，“轰隆”一声爆炸，死了许多鬼子。

朱守中从长筒望远镜里看得一清二楚：那日寇小队长被弹片削断了气管。只见日寇小队长手里仍抓着一只鸡腿，正张着嘴想吃的时候，“啊”了一声，被炸死了！

少年依然趴在地上，望着这些该死的家伙，心中在数：一、二、三、四……数了一遍，还有十一个日寇没死。

那些没死的鬼子，神情都很紧张，自顾在收起自己架着的枪支等物，一个个又都回到灶边，又拉又推，在抢夺那个死了的小队长手中的鸡腿……

只见少年从口袋里掏出另一颗手雷，拔去插销后又用力扔了过去。

顿时传来了第二回“轰隆”之声。

那少年又数了一遍，暗暗说：“好！炸得好！这回炸死了整整十个鬼子。”

还有一个鬼子没死完全是侥幸，凑巧他用铁桶去打水回来，手雷爆炸时，提在手里的铁桶替他挡住了弹片，所以没炸到他。

现在，这少年已经迅速地爬过了开阔地带。只见他匍匐前进到了墙脚边，身体靠着墙壁，喃喃地说：“父老乡亲、兄弟姊妹们！你们用自己的身躯替我挡住了敌人的子弹，保护了我的生命。这大恩大德我水龙永不忘怀！父老乡亲、兄弟姊妹们！刚才，我把害死你们的敌人消灭了，请你们安息吧！”

原来他叫水龙，喃喃地说话时，嘴角边露出了一丝微笑。水龙仍靠在墙上，好像在休息，又好像在等待。不，因为他听到了远处传

来的脚步声。

四周寂静无声，仿佛一切都死了一般，格外地冷清，十分沉闷……

“不！确有人走来。”水龙轻轻地自言自语。因为他听到了“橐橐”的脚步声和“叽嘎……”不止的摩擦声音。

天色开始变得灰暗起来。

宁静之中，那“橐橐”的皮靴声和物体的摩擦声越来越清晰。

少年睁大眼朝前看，嗬！苍天有眼，见对面来的正是刚才没有被炸死的鬼子。他背着一只十分沉重的军用包，手里仍拎着那只救过他小命的铁桶，依然在“叽嘎、叽嘎”地发出摩擦声。

鬼子并未看见背靠墙的这个少年，只顾大步朝前。

日寇走往沿墙壁，

水龙伸腿他倒地。

端着鬼子夺过枪，  
少年当场扣扳机。

水龙突然一伸腿，“噌！”“啪嗒！”只见水龙不费吹灰之力，一下子就把鬼子绊倒在地。这家伙连人带包摔得很重，跌得像“狗吃屎”。

水龙一跃，已腾身踹在这鬼子的背上。随即拔去了他身边的驳壳枪，子弹“喀嚓”登膛，扣动扳机，“叭”地打了一个单发，只见污血四溅。终于，这最后想逃跑的鬼子当场被水龙打了个窟窿。

此刻，水龙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脸上露出一丝笑容。

接着，他毫不迟疑地从尸体上卸下了那只沉重的军用包，细看了一下，里面都是武器弹药，当即背上了双肩。

师徒眺望收眼底，

英雄少年多伶俐。

聪慧能干又机警，

临危善于抓战机。

这一切，朱守中也从长筒望远镜中看得一清二楚。他想，这位少年，竟然如此机智勇敢、聪明伶俐，实在难得啊！

师傅朱守中情不自禁地朝身边的两徒儿说：“你们今天都看在眼里了。这位少年杀日寇的英雄举动，令人叹服。他赤手空拳，却能处处主动，毫不迟疑地消灭敌人。年纪轻轻，从尸体堆里爬出来之后，能察言观色，审时度势，抓住战机，真不容易啊！”

一贯善于见机行事的朱守中，立即布置弟子们出动，去打扫战场，并提醒说：“在被炸死的日寇尸体中，或许有未死绝的活口，要警惕鬼子的垂死挣扎和报复。”

“是！”弟子们立即赶到现场，收拾枪支，检查尸体，还从那已经

死了的小队长身边发现了两张军用地图和一只望远镜……

朱守中在望远镜里看到那少年处死了最后一个鬼子之后，背起那沉重的军用包，便急忙迎了上去。正好与这问讯的少年相遇。

水龙相遇问所期，  
心意如愿喜天地。  
欢迎进团笑颜开，  
拜师递奉缴获礼。

“大伯，您可知道这附近有一个‘守中马戏团’和‘流亡浪崽抗日少年武术演出队’吗？”

朱守中立即回答：“有哇，我就是呀！你有什么事吗？”心想，我已经在此等你好一会儿了。

“哦，我能参加你们的武术演出队吗？”少年问。